

序
記
書

柳
先
生
集
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次四錡魚尚切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天子即位

三年憲宗元和大立制度於是次惡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日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

辭卒致具有間盜冢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

上道盜以徒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前漢年表設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

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

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

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謙苦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

街匿而未發且父聞其先焉者言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勤故而未得在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疫貧病教之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國家寵先中丞南齊雲死節贈賜萬古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必上人猶曰於古為漢北地都尉別駕於朝那注云匈奴入邊殺尉印尉以不勝任匈奴而子單侯子鉗印之子力戰死事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封侯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土田之錫猶控於有司之手始由涪州為涪州音扞蜀道劫寇劫其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亦曰彼忠烈胤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

謹茲郡承嗣以元年西川劉闢反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

立和四年閏三月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

裕立鄭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

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扶人猶曰且有後命求

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

而君滴離於文合於詔今當量移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

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

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排而不忘

以增大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賦則拱壁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濟飲食之音虎水涯也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

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
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
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
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黜音隊忿列
於上類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
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

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薛與始佐何北軍有勞未

不感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

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

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顯顯州名君子學以

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

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離水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

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督督為吏噫何自苦為

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

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

三府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
以有獲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
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
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
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潛發清源激揚
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射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
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
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補績梁肉之美不
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越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
門有亞夫之祭戟焉祭禮切炭以祭戟代斧鉞中人處之

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浪托於布衣

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貺元五年登第以及於子

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

訟為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

者一本无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

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乎志者窮躋不能變其操躋音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

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

進業既游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

躋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潛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

於應卒倉忽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二黜之辱

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劍五純金劍湛盧鎮劍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刺之刺指細割也又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塵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始度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東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頁鄉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厲賦喙甚直賦本賦上賦有賦嗜有美餌者一本者作懷而缺望獲魚之暮賦切賦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困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孝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也齊映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音及又極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指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舞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迂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膝子孟手劍而盟者公羊信十三年公會齊侯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左傳二十三年子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制壓境之耻公羊信十三年曹子曰無

乃有山

馬

河

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端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所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中丁 皆俗人見疑視書何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 崔簡之弟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度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字一 本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
而不獲家有竟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淵 崔君 崔立志

永而連之人魏君御史按章 具獄坐流離州 幼弟 諸朝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

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作孝 一本如是且不見

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

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

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

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注見前 送巨盧

齊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 作觀讀其書聽其言

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

其悖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略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倣而隱而未
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 曠切 今茲歲在 鶉首若合於壽

任當作止觀在子之位
又何暇身句可見物
疑作如也
隆子履 誠學 叔育 弟
收者 此 疑 為 其 糾
隆 真 寧 則 何 加 益 百
益 加 廣 焉 若 子 之 詞
望 子 昭 以 一 德 也

星其果合乎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僕時悒

然澤之也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而僅實於懷耳

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

今蔡君馳聲耀奪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樂天不憂者一本无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孝焉丈人牧人

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筵茂是文苑時

焉逃哉澤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自非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低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
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

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

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

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

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

軒九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

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

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

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

直斥其妄 目而託為 自及之爾 軒引穀梁 子教句粗 存端何 子身而求 子實也士 謂使哉或 有司乃自 故其 使有司 海子失士 不不 子身而求 子實也士 謂使哉或 有司乃自 故其 使有司 海子失士 不不

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即備位于禮部擗袂矯枉
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本柳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閭戶寒賈而得榮名者連畛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其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無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瀡有切

聽委切乏庾金之畜逼進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

細故於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怕久子當尉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龔贖同見善不敬與

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

慎字不石惜字

此序三前
惟此序而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馬則三前

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合便弟少游家志大之序為六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

信為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

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學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外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此序後二

下知字

智免

和太

不

心若是者宣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用是愈
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宣復
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
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
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
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音解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
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一有不為尚書吏
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
部員外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
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
自吾為隸人隸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

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
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其
富好慕其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
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鄉時之美吾於解焉
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
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子厚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
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兄弟三人
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兄弟三人
帝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第下廣
而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
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通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備中丞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謂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靡寒蒙難抵暴梓抑無告梓以吁而憐者呼一本比皆飢窮厄恒孤危詭詭仲仲中救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外謂之郊二外謂之林二外謂之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耻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巧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作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作一本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入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
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葦騰
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澀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
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
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倦瞻直陵丈證不知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
趙湘中趙千資切為顛顛客耶顛顛字余既委廢於世帽得
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一作木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巾切爭也孔
如也不可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詩有以題之詳叙
于此

山水之奇者句伏後
案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睿者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圖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本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本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本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出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贈詩字。下一本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文是秀拔而無物者不自言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遠，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已字也，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七年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子厚作銀鏤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飲于溪離坐其
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率籌之
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泮不止于垣音也不沉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衆皆據石本
有位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
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音瘵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損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曼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
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數糾湊而為密者數音朔今則率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湊而密簡而同
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
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某

序飲序某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游子厚二弟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某二十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亦鮮
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黑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夫字本注孫曰得元
其巔者不空四角此
陰物也存叔基因
三四基而止刻
也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彼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本作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叙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士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愛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應切去也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震澤中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鐘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公義之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室壁余叙而引之為當時體而不死信曰惟叔仁曰四字者始者不傳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去聲垂聲萬列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音題晉別縣叔向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

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作

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觀益祭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

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諷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

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

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出以是知吾兄矣兄字

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

著書續文二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

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

將焜耀於後矣本胡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

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其當

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本元先

經以後經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

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

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崔鵬字于衛尉于邵字相

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而又有是

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婁君猶

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

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廢食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質音茂博易

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

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陋

結其後...

都一作...

而始媮媮音虛又吁句如媮音媮偷一日之容以售其伎

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

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

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

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

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道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

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夫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

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

養耶則甚頹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

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

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

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又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

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

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

伉乎理外伉苦良切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

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

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永州

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

陶以心不
以事生此
定不以此

此書為仲子陸施
子西之徒加疏

以一本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聲去揮散而咸
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
揚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孝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
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
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揚君之
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外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
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
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
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
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

至於其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
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
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
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
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
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
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瓔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
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
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
於紛葩瓔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
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韓氏生毛振秋全
之場遂拔出俗下
見之外 為侯先生
云起訛向歟其流
派之與韓同而稍
其言也

當時目
沈宗西
詩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衰音韻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守其雌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論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營道觀九疑下

安漢先生云此書

灑水之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馮也馮音慙慙慙音蜚廉蜚音也蜚音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游序賈音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游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音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統音必言未嘗設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惛音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道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在居不
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各逐祿賤言見疵於
世素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
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
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學
浮圖不能原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
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
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
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
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
州要伯高文禹錫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錫集

有洗僧方及南州聊負外詩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
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
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
昭之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石王逸少等遊處又桑門釋
道安自此至荆州与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
陸脩靜不竟過虎溪因相与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与
謝靈運之孫謝起宗来住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與靈運字明遠俱善為詩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
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
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靈山
二州各靈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西竺張六切乾音就佛
經靈鷲山乃佛而往解脫者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

南王亦宜理法原出
相以驚也世厚勝
法高所對也先之
自非法亦入中國

新即于山攝化
後乃房後之附會
本亦不取

皆是妄想得脫其
由各之解脫去
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筏音振塵朔陸陸音將欲與文

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

公更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揚公劉

公一本无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

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

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俞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北魏志薄必上人之

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衾之贈衾古得切

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洵躅躅一本作廻偉長德璉之述作

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

連字德璉此以比燕趙魏幕僚

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耳左傳襄公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

吾自幼好佛一作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

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

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

字與折同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

存者泥去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

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未詳其人泊孟常州路與同常州刺史孟簡中書見

斯言也
陸王氏之徒

可字

梅引不
連字德璉

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
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
子厚之教父為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
宣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
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
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仕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居蟄之有雷居一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
父召序其與首括于這上人教中

送僧浩初序

此初子松用是之佳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此言余與浮圖游紫韻
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
生序謂元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

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與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
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
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少子由非所
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
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
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
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
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
以相軋也印之綴軋於黜切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
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
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

與道辭也
外偏心
其性
再長止也
何至
高者
此伯
可謂
有求

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師

劉引不送以嵩之序重有此叙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讎師居武陵高音浩武陵鼎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字九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異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本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訛者王子切又音但誌誠意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

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有賢字謂晉陶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游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般若而也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本本作道滅滅於於於雙雙林林樹樹下下入入般般涅涅槃槃為為女女摩摩耶耶夫夫人人說說法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舛誤送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

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此三觀書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名之二觀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彼教之全程底柱

送文郁師序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篋及業切負籍箱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脩音模狀物態搜伺隱隙隙音登高

遠望懷愴超忽馳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苑蒿片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挈挈音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異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音獨其狀類不一也字有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乎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

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閉其志而由其道以
避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
不可以不告也

永州初夏之體時刻而不及局束

送濟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
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
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
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
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
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
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
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
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負外郎劉公深明

後頗凡俗

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祭其至今惜其去於是
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恒以弥固其儀刑後孳者歟誨于生靈觸類
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瀟其本孝敬者歟若
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
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秦師伐鄭鄭商人遇之以乘韋先
牛十二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九年公享晉六師贈荀偃
犒師也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
禮而不敢讓焉

此作序
是佳語但
于釋子殊
無涉耳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

謂非必神之者是
其後有所偏于附
之一言上自水陸及
其失百禮說同也

人皇朝始合于大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尤難非儒
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掌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
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復楚之政令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同中第與歐陽生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賀古屏則及見于文矣他不足稱也三子者非其人清夜則思其

武功縣丞聽壁記縣隸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
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
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
其音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蔡之地蔡
音同秦作四十一縣蔡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
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蔡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蔡

王化既成
四字太長
歸宿

德宗以後神宗
軍士倚中官者
暴橫於畿志結
禮所及之

也。音不又字。翻芳。二切。黑。泰。二。狩。二。米。其人善樹藝其
也。音而。郭。切。菽。升。六。切。大。豆。也。潘。本。塵。作。存。
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
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
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擅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
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
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
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官之有如何

盩厔縣新食堂

記盩厔音朔
空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
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
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職事

離散而不屬。

之俗切
連也

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

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
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
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
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
食本。羨。延。切。月權其贏。蓋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
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
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一作博。燔炮烹飪。音。與。益。以。酒。
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
晉語。悼公使。細。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
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
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
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

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闕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止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武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亦云敬也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軍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驛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驛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驛曰武關自長安至于鞏室鞏室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驛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驛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惣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

執贖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

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其飲餼餼饋饋音

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積音於是出納奇贏之

數音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

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

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

者降其調之數調音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

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

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

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

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

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更同百條字則為力益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

戎號令之用一作各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

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

使音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音王稽一本作執秩拱其稽

又吳語推難以正其官時聽教命外之

羈屬數萬里一本外字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

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

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閣階序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

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

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且專一使增德以

是也傳起

先叙軍府所領之火
府字之重乃記改作
是也傳起

此下三行文字模糊不清，似為後人批注或刻字錯誤。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
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
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
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
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
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
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
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葦藟
霍一作權金卽折羽旂旗旒旒咸飾于下鼓以鼗晉周制
傳江切六尺六寸長金以鐸誦公詢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并裳刻衣胡吏蠻蠻睚眦就列者音計毛布

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魚裁炙均餼于卒士與王

雅莫皆切周禮饗人注五物謂有甲沉泛醞盎之齊音

物之屬自禮伏於泥中者均餼于卒士與王

日體齊三日益齊四日饗齊五日沈齊均餼于卒士與王

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

容震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

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

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羊食土其御羊圍不與

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里

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

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有云字郊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迷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

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
邸以奉朝請邸一本作平同朝宿之舍在京師唐與因之則
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
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
公為能張公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
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閑閑壯其門
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
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
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實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
章而上謁音音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
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
領斯院者必獲歷闔闔登大清仰萬葉之威而通內外之事
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

朗寧之能政也明一本惟公端明而厚溢裕而肅宏略特出
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險
一本作茂功溢于太常茂一本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
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
柳宗元為記其詳詳規一閱壯可也其半一可也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
嗣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
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
屬將校卒士鰲老童鵠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幸
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然必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
人一木密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密作私一本願刻巖石

平淮碑書監
者不為已而為
實若中人錫命
及手典禮又年
閱信何心者否

感秋守窮冬不也
一李句法怪三後
心遠西改大字別
振石去也

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
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一本无患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

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拔于成州按即過粟亭川踰室
并保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此音高

也血流棧道糗糧芻蕘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餽

夫畢力餽音運守卒延頸數數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

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一本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

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

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就功又由是轉巨石朴大木

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奮錘之下本易

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

高下以殺流而悍悍音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

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音瞬既會既遠濶為安流悉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

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

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死徒充路作賴公節

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

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作無凶災家有

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杜梁以成作人不履危若

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作而百役

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我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

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捐貲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

非說曰非塞法也
引二事未考

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
大也一本无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
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作焉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洧障
勤其官而水死為西門遺利史起與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
西門遺利史起與歎西門遺利史起與歎田惡障水在其旁
用是不智也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浩公能夷險休勞以惠
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謂工勤而存之
用永憲于後祀在唐人中已足為步九州以後則超君純倫矣。者竟拘錫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
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賢
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
愚莫大於悞且誣悞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
南越以平盧邊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
非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實
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遵曰是非
悞且誣讞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
吏羣吏叶厥謀一本无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
里間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无
字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始非孔子徒
也為之記云

推是曲
是文法
相犯短
幅不存
有出

增廣註釋音聲居林先生集卷之二

記一本作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楊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馮憲州弘農人貞元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終節

因東泉為池

環之九里

一本作二里

丘陵林麓距其涯坳島洲渚交其中

五音連与

砥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切池之勝於是為最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

氏曰簡為堂而居之

一本而字下有今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

麼艦戶黠切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遶廓眇忽樹之松柏

杉櫛音被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類切

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出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

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
公之選而專效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
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隱抽日與之娛則行宜
益高文宜其峻道宜益懋交相替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
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
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
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警家洲亭記

本州字下有桂州諸記是真美故清也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
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河江四出如一夸奇競香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
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晉州署也水之中曰警氏之洲警即

姓也

音紫 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

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攝來莅茲

邦都督于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
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

更登茲以嬉觀望攸長

依一

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

于間壤

開音

伐惡木荆奧草

荆扶弗切所也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

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

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

以為飛舞奔走與游

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

南為燕亭延

宇垂阿步簷更表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

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倉龍宮

含一

昔之

所六蓄在亭內

亭一本

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岳霧來助

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

以夜列星下布顛氣廻合遂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一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
高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堅者必於深山
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關
闔闔曰闔而門曰闔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
顧一日得之遂出於他邦矚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
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柱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環觀曰環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楚非公之鑒不能
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
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面勢無構據
節稅之率節稅之率不斷稼不剪芻次

不列塔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峯然起
於蒼蒼之中峯怒血切於蒼蒼之中峯怒血切於蒼蒼之中峯怒血切
坳六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將侯切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
若星拱蒼蒼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
然必壤接荒服俗參夷徵音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將
轍馬必有事焉謝公之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履巖徑蕭條登探者
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
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字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
徇北山以寄勝槩迺塗塗作我攸字於是不崇
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一本作極於是手揮絲
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芻掌夫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

辛卯爲元和六年
柳子元振拔當時
大體矣時首有
前此辛卯元天寶
千載至之有和時
抱琴琴馬退山
浪聲遠殊後作一
篇古中有王族方
伐板扉注皆披堅
魚人者信服甘就
南山曰之薄于時不
詩有沽則此友上
此子云之至

於元三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成盛跡
堦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將為穹谷嶮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嶮巖也魏都賦有嶮巖
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度待切環
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巢草于平一本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
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
行其塗積之立如蠲之瀏如瀏如劉也音既焚既麗山直奇勢迭
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漾
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允遠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使
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則隱顯通延野綠
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一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
麗譙為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
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
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辟繡一作繡以為
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一本州字下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欄一本登城北
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際書作叢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

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歌仄以入作則同綿谷

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其怒者虎鬪止者鳥厲

抉其穴則鼻口相呀决一决古况一搜其根則蹄股交時股

本作環行卒愕卒七沒切一本作愕目疑若搏噬於是奔闢朽壤翦焚

榛蕪於廢切荒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

泓渟渟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音於茲地非人力也

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

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作

贊在官切與山無窮明日川邑羣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

州孰是野眉尤齒鯢危骨鯢鯢鯢音兒未嘗知此豈天

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

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羣老又言曰懿夫

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

而然有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入敢頌

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二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

漢有禮臣惟萬石君酬漢石奮及其子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

公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

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重板一有詳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

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

塗羣畜食焉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千

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謂部

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

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浦租匿役昇月辨理辨音宿靈藏

紆披露首服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

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音也雞豚糗醕糗音九二切醕音九二切也音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

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

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音

蛟凌有嘉木美卉垂水聚峯瓏壘蕭條音注揚子瓏壘紅

孕巢穴沉浮曠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

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省以燕好旅以館舍

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謀野而獲音

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

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

于石辭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桂學家州永新堂零陵三亭皆為說以發其端唐語林言淮西事當直起者非柳子之論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干連于韶者獨名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連山郡自鍾乳未嘗出永州

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謠曰眩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

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

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熾也今

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材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汗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
乃誠一本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
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
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謹言但此是常信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下傳鼻亭祠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
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信州也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
去亂即治變呻為謹苦凌而起變人難於危若矇而瞭
勛小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
是祠該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
之吏實理使吏治其野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注神公又懼

楚倍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年十一又曰謹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七

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一本去奇邪詞媚俾斯人

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補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

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

我有苟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瘡公起其羸羸音童之

實登之鯨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煥俾我斯警千歲之具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无

雖不惟禁淫祀歟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開闢也堂之地隆然負墀甍而起

者變南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

陬陬平也持鋪者盡死緝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穢穢一名

由是寺之人背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

之占而亡其說長蘇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其茂盟息壤合

依一本作茂史記秦上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

郊山海經啓筮云又出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

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

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雥異

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立記

游之適大率有一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

出幽鬱鬱廊悠長則於曠宜抵立坵伏灌莽迫淅迴合則於

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

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聚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翁切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立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

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凡坵窪坵岸之狀

坵於交切窪烏瓜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

杉榲栴之植連梅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

幽陰奮蔚步武錯迤迤迤切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

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曠也而於是小立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一者無乃

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立之幽幽可以處休立之官官伊鳥切

息當為活息二日

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竟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
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壙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
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徇仁不充切又音而肯也病且憂則聚巫師
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
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
面死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
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
六百室水南二百室俄而水南火火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
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
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

先王治百家
而用是或一遺也
後世傳其法丁
見柳子云此性者
任事佛氏似少衰
其意淺之而少
有性也

達達橫術小徑也北蠻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

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
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
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
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一作凡樹木若
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一作田若干塍一作治事僧曰
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
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二惡八難劫日眾寶以為飾其
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
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
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顓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暉職日切首賢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
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寂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海智合事
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聿茲宇以開後學有
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真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
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明對繪蓋幢幡
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
舟大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齋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附

江之澗凡舟可摩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
蓋嘗有鐵鐵者居也鐵都死切小治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噫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
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
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鐔刀鈇者鈇魚結切二三足也
田突也鈇音甫二音也研刀也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
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
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
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敗為出笑僂僂數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

此文直斥在上者造
建室名自趣既已
石或異於原則又
事有何以存焉

推其
大字
不

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
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
采書以為志

似為川內地補注而甚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

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瀧泉龍門江也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窰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懸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略若剖大壑側立千尺溪水即焉一本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二無聲沉之二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越之人數

魚以尾不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重按一作南至于



發端... 柳先生集... 卷之二十八... 游黃溪記...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記山水...

領斷胡來切又古海切願下也領戶感切其下大石離

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

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中夕寓言不惟寫物之工

自余為僇人 與同居是州惴惴慄慄其隙也 隙與則施二而行

漫二而遊 漫二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

迥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 一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卧 一本更有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 二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指

抵 一本作遂命僕 一本更過湘江緣染溪 染一作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遨音

下之勢岿然洼然 岿音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幾尺寸千里攢蹙累積 攢音莫得遯隱縈青繚白 縈音外

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 培音

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母潭記

安漢先生云記文只是情原字句均適富忌似

鈞母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湯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夫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賢音成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本者一作字並存有聲淅然淅音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母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母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稱之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上而出爭為奇壯者始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險也累倫進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潘云剷諸韻玉篇伐去惡木列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釀音澹也攸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寫出鈞母潭

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一師一本雖古好事之士或未前至焉
噫以茲立之勝致之遭鎬鄠杜戶漢上林苑地則貴游之士
之一大無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奔是州也農夫魚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卿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立之遭也

至小立西小石潭記

從小立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為坻為嶼為嵒為巖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視游魚類若乘空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俟爾遠逝惟俛往來翕忽似
復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
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以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
武陵龔古龔其一余弟宗玄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
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丹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鉅潭由溪
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
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求中幽麗其處也味一本本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
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
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
山皆美石一本更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
多白礫音磧小其樹多楓柑石楠榿櫛樟由南極北連切音
音諸抽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韋名韞韞水石

水漱石而或為
白中怡下兩層

脂頰

水既石室先宜四

面竹樹

遠生清冽

怡然奔作作者

也

石岸差互故水

皆作斗折蛇行之

勢若奔而奔行

亦可謂其奇矣

卷之四
石渠記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葍眾草紛紅駭
猶交加也綠翳勃香氣一切音勗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製上立日威下儒佳切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
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
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
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
行旁階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置
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窮其側皆詭石怪木
竒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
聽始遠一本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遠者虛谷相應
故與已結彼亦
爾也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
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
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
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亘石為底一本无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趾而往揭音懸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
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
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
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
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七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
其根其上為睥睨梁灑之形睥睨音計切睨五計切字疑
韻城上頂注左氏又作睥倪音義同灑音麗注
可以衝城釋文舞一音礼司馬云小壯也列子餘音繞灑注
棟其旁出堡塢堡音寶小誠也鳥鳥古切有若門焉窺之正
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
望其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
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
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
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傳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一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甚古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
揚傳置傳音轉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
都鄙豕得以為囿虵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
切荆扶弗字疏弗二切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檉音且貞切易為堂亭
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奇江化為湖眾
山橫環瞭闊瀲灩瀲音聊一李作崦瀲音瀲當邑居之劇而忘
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為夕室取傳置
之東宇左闕之以為朝室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
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
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
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

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多假山徑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
東西皆水匯水回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然曰皆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薄水薄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
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
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
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
北流薄水瀨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
茄古牙切藕並也一本作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
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用札注八尺日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里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山屏南室中

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

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

轉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榿多櫛榿

貞切諸音諸多貧營之竹貧音自雲營音多橐吾其鳥多稀歸稀音切

規即子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稀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

麓環之泉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

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儼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產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

形糝糝和音徒音士沛國呼稻日糝酒陰醜則應在立

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

流入于薄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一本書下有明訪貴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代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恍惚與恍惚同下音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其季初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鬼百病所集痞結伏積音此痛也又音生病也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作肉非獨瘡癘為也

荒疾音利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音

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

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慘同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議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前漢自不疑人或不疑曰我乃无兄娶孤女云揭
婦翁者過涉瓜切董也魏武帝今日弟五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平光史籍一本无管仲遇盜非為功臣取二一人焉上以
公孫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禮妻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訖一本无其字訖許侯切也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本專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
九年晉侯見鍾儀曰鄭人所執楚囚也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云云向許兩切晉人夫羊舌肸也字或作嚮汜座
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補之齊人謂魏王為我殺記座吾
如座死趙不與于地則奈何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
前漢史張蒼韓信伏斧鑕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終取將相鄰陽獄中以書
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事各見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恒法切音恒法也下才末伎又
嬰恐懼痼病一本无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材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當依觀

加和切說文觀縷委曲也俗作觀縷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效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舐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士一本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通字

上有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坐或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與無復恨矣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腑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戀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馮書一云各後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

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初憂懼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乃為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安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

王景略字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

景略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何切馬謖得以

惑孔明六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皆堅滑尹濟宰相

才王景略之傳非

王猛抑韓為令也

大字年字係字

言清辨者輕薄

人觀其流法勿

是此等議論於

省羊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前漢本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天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
 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本此下趨走其
 左若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本
 下有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二間是將曰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
 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息渠記切也茲
 咈吾事二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
 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採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
 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
 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希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
 皆為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
 流當世叔仲鼎列唐書科記大曆九年揚馬忠進士十二年揚
 凌中進士十四年揚凌中進士十四年揚凌中進士十四年

仁為先帝
方病尤
二千石

也杜注其意

時號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凌子敬之字茂孝嘗為

進士二年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一本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度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譚亦云親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丈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享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出其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

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眊音翳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音故撫心按膽不

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又字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茫茫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矻音切骨切勞極兒又健作息中心之悃

幅鬱結幅音口本切誠也幅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愛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雖才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其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楊氏女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請楊氏嘗孕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本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在室州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本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諂不得者講張排根一本本作恨壽音軒根切根切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下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姑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世道更生云四句解
甚晦大略言己身
處且未能自免
考情下中以
師同

是言此
有德不
如友而
此言之
本則以
本表也

尚不肯已真籊籊人切也字本從言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

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

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

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

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

煦吁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

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宗憲宗時伐鎮冀王承宗承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宗本契州部落故曰奚虜

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

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寢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天無得字兄

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唯楚南極海

玄宣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味味然入事白不記一捨

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

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輓輒不安之勢輓輒切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

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予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

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顯

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名一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異

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

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數傲高一壘五漸成怪民飾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信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

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

則肌革慘凜本慘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瞿九遇切休湯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或從佳音快文鳥今聽之怡然不

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曉音卓晝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坦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秋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為一吐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

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余金切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

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

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

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音牙不能生植猶

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音九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安海... 固外... 檢... 幸...

抄... 卷...

澄延切一家之居也集韻朝夕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
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凡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暹之弟

與後思遠書同而結辭

杓直甲遙切李足下州傳遽至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

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蓬者音聞人

足音則足然喜也音是按音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陳

許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一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音隔陰邪雖敗已傷正氣

行則膝顫音戰坐則解痺音痺所欲者補氣豐

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

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愁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音虺即許用也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

即畏射工沙虱音射即射人影則脫瘡如疥亦名疝瓜含怒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疥音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

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伸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

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音愴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

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

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瘵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

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

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說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
士之常今僕雖羸綏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句吳羽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斐應叔蕭思謙裴食
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章在近代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省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通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
十郎轉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
趨以進者也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
趨煦煦句切便僻匍匐便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
且勢異則電滅風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
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
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廢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顧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
進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追狀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詩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之惕憂無
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益揚于天官
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璫二者復以病執事
璫音鑽今按文云不意璫二者即合音璫璫碎也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洵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似子部又登到柳

非乎人今
而謂到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
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補本作幾凡復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書不能既一作就
宗元謹再拜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中

九

安海先生云此書直以極其詳

按退之以此年
撰順宗實錄在
史謂其後禁中
事頗切直內官
惡之注之于上
前云其不實
我則與劉秀
書迺自將
其識遠矣當
其下筆則初
直事核而仍不
敢以實取自任
昌南致信經
之中通可也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固一本利紙筆
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之下有
下有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

文法
設法下
居海
之廣
難

退之
在史
記故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堂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
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本字若以罪
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
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行字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
子喜慙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班固不檢下
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蚕室班固班固作前漢書固僕
以事滿固死獄中崔浩浩作魏史浩以彰直筆
怒諸於魏太武帝以為暴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
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

辨百劉書云
不況沒故及其
詞身今考其
柳書作決必
沒朱子當日
見之奉為
也

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
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一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
一本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
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
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
亦各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
徒信人口語每之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之軒天地者音
徹音斬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
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
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寫正直行行焉
如退之行胡恨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
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人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玩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史永州刺史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

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身無上史記荆軻實曰始公孫季功重生與夏无且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衛青傳蘇建

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谷梁莊公七年春秋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一本作與呂恭茶論墓中石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更一本此下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

以下致大尉書

恭書當有規

惟不為已之

傳信傳者以

多則則識其

以下不減在內
外傳之也

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求字
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本一作
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效為之乎且古之
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孔記檀弓篇况廬而居
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禮記也四亦故
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
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
物詭神道以奸大法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
誠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
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
良而吾子贊焉恭尊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固無闕遺矣作
東郭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均土大木切堅土陶甃梓

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竄之俗切誠情也惡也史記以
故且懶惰之謂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治種深耕易耨之力用
寬徭賚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憲善之過而莫
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
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母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
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本无及詳讀五六日求
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
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
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

意幸漢書
增加以字
加漢書
語之云

意幸漢書
增加以字
加漢書
語之云

為天耶 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之人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菘之自
為果菘癘瘁之自為癘瘁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
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
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怕為惡人怕為善一本若字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
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有
全篇見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火荒
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
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
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曰字而一曰天勝焉一
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
芮力窮也臣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諺矣若操舟之言人
與天者愚民怕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辭
一本為皆不足喻乎道一本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面切
作无字皆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
常形者其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
得此說孟切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嘗未
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彌鍊動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一義其一者曰陽得兼

陰陰不得兼陽其一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爻用
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也子童子之不
貳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
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一子尚未能讀韓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膏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
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穎字
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
而後華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
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
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在春秋嘗諷習之又聞
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韓宣英和叔名呂和叔
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安平字
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集註怕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先生名
一者春秋微指二篇集註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
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礼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
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
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生字盡得宗指辨
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見聖人
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

今但有微言二不
知復有完指也
陸宣英案例之異

陸宣英案例之異
陸宣英案例之異
陸宣英案例之異

氏會齊侯于樵名也事在莊公二十一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八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雙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仇牧事見莊公十二年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憲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

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義公八年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音淡啖助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僕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音每以師道會僕僕茲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切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諫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其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蠖蝨然蠖音蝨質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

以汗篋續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

元白

清古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詭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孝者之至少也吾自得交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礪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

大言李本知下則二

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
之訛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作本凡為六十七篇命
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快於其於以道之難明
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
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
類盧對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暑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
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字致用有
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撫之石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
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
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
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

出滋不憾而惡焉惡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
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類猶也得之為難知
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作明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
日月之蝕也夫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
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刑精竭慮者幾千年矣訓切其間
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媚也音子勇
史契勵也出前音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子六切吞志而沒
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

安法先生書卷歷代
文章作者傳者之
藝而隱寓其所為
身於自任者

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
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
有豐跡大底一本作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
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
甚聞著者哉一本无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
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裁賊文史挾
其意缺二缺古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声玉耀誑聾
瞽之人微一時之聲微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
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無
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
想令治書蒼頭吟調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
耳一本視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兩柳文二十一卷終

通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
人者之志張眼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
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
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賈即所切所謂有貧
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賈利也則無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
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捃捃切則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流以主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迺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暉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敬子
厚味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悶切宜以為未得其粹美
而為麓曠燥悍所中曠古猛切銅鐵僕石也曠七感懼傷子
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
究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名其
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預不發類與同
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癆癆與同幽閑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也北山之木

此書土之出無不可
以下兩段乃因是啟

修論有傷文格
其碑房風書
習不能以自割

雖離奇液脯困離奇注委曲盤矣也液音亦脯誤宮切莊子

注液補亡言莫干莫半三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也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

也拘孳踉跌脚也跌待結切踉於院切屈也曲薄蹄而曳者皆可

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州各皆可以用備砥礪徐之糞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禹貢出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魯於魯切飲之也魯之販羊閔

穀而輟輪者輟胡瓦胡果胡果三切禮記輪人以皆可以為

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每鶴盧西子之里惡而曠

者皆可以當侯王曠頻實二音曠頻實二山西之冒沒輕儇音皆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淮南子因有誰君召將山東之稚

駭撲劬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中

西出相山若是則反倫悖道其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虎鬚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卷以腐腸李音琴其內皆腸故曰附子八角

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

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

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

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

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集書一本集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文人用文雅從知

己日以博六府之政君集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一本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

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索三股曰縲兩股曰縲度則

亦何至此限
宜不承年矣

言不以動于心非因
人之言以為己利

若關桎梏桎音質梏音古不丁而無所趨趨音去切說文步止也選音行
中拳拘而不能肆搞焉若拏拏音拿結結音木音餘也音五隕焉若璞其形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
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音推俱切音也音五列以爲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似音一本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
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
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
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屯音屯讀音當如也音五然无所舒也音五之聞切浩然若
有餘極草息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矣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
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
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
沮然眴睐眴音代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

大字年
是時字
重按三

中疑作
甚古

若此陳皇則其信
以書其文非為
州政忠也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
及食時竊視和糝燥濕一曰切難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默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擐音實也又音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
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怕
又大利則又安得奔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
甚如骨切言難也亦訥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
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諛諛以逮夜嚶火切又增以脂燭

燭不足則誦而鼓誦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
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
篇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

加文行

方

少大字金
作已

古前信... 應但不... 賈任人... 別到馬... 馳驅... 不減其... 必合... 勝... 之... 也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
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也女之所因故曰
姻婭音亞兩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婿相謂也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如
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婚奴曰獲出
風俗通云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得奴婢也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
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
字无不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族姻婭欲父存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恩臧獲僕妾欲父存其
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

天下欲兄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
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矣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評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羣
羊以為兄饌餼計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
監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醢極五味
之適致五藏之安臧才液切心肺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大也醉飽謳歌愉懌訥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膏
日皴皴字當作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
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
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
苦窳音瘦病也又器中空也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
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
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向切然後不失其道則
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音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
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
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

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併也辨音辨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黜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數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怜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怜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

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

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家語相魯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侏儒又使仲由隳三都公山

弗擾率實人以襲魯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案傾

勸中衆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

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禮好哀矜淑問之

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

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

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

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

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而

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子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

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其不可能也然則自堯

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句雖聖人與子同聖

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三則肆之其所以異

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

縱自叩鼻或叩鼻字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

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

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

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續文字以矜世

取譽聖人不足重也種一本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

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

此一層是孟子中

此句雖聖人與子同聖

檢句雖聖人與子同聖

三則肆之其所以異

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

非聖道

論而結

曰自乎

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尚請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其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絕地也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一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豈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言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本生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本支洋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重校五
及字
可也
言涉
之失
不

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

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謂之豐

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北至三豐二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為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於浴也凡

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

則學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

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

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被其

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

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

薄謂古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

移穴謂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

躑之獲勸也一本作縱躑之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

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

后膠氏幼与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少季亡命入朝与

太后私通同人不附太后嘉遂殺太后及然相等是

無異盧狗之遇喉腫云喉音史真嚴問謂使人呀呀而走虛

加不顧險阻唯啖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

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

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

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

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

萬一有所不及丈夫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

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

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

處狂橫一旦改節擲去聲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

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

凡此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尤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被其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躑之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

無已句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壺屈其勿切楚辭九章云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此忽切又音脫楚辭將突榜滑梯也轉隨俗也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怕人為羣

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特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太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即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曹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壺屈其勿切楚辭九章云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此忽切又音脫楚辭將突榜滑梯也轉隨俗也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怕人為羣

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无字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因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傳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來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駛騃何可當也蒲捎駛騃音史與音千甲王臣號蒲捎又前鄉陽傳此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馱駢駸馬生七日而超其母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銅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

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重蒲云三言則治切音也此當作决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粗坐五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膺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騃語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期與伯牙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其厚僕之狹陋虫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膺猶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

志默然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一作本
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
興寄之作堊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
化里蕭氏之廬觀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
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
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
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
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
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
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
果蕩焉民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

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義炎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瀡音息有切滫瀡音齊

人謂之謂謂和飲餽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

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其李切於

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

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喜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

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他故焉京城人多言

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

自得之心蓄之街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

嫌也一出口則強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作本而負

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爲天子

此即上兩卷卷之三
轉因水火之孽而
火也

近臣得奮其古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條盪天一本凡衆之疑慮疑一本舉為灰埃黔其廬楮其垣音者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音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 武陵來言足不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采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貞元十四年九月十四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北範門按范書志通籍者為二尺

竹牒記其年級各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就職書府聞之愜然不喜愜及切

不樂也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

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

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翼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此段應南蘇與魏
庶幾大洽二句言外
三見代言教人不為
坐一人神教聖德
手也

以下皆再自欲論列
借古諸生書指之
明其至罪下引所
大體以此相注宗
中三考下又見世
雖優三以相于
世也

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
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
喜甚震并丁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
傳李膺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希潘云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
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
陶士徒果切有崇飾惡言而肆闢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
司者二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
之恟駭怛悸陶士徒果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
為是啗啗也當割切遂退託
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局音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玷刺鐵刺盧詩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樂
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
能容善偽一本能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
真元十四年大李生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幾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翰也其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孟出
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
之門不拒病夫扁鵲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
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度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館所不
本何書

諸生之為陽也
善而不長于指
柳子蓋出此以佐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且願諸生勿
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勉也柳宗元白

此文首其半則反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
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
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
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
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
增與為言詞本件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篇云其勿勿奴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于

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
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
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
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
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
日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
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交妮早暮咈吾耳騷吾心
則固僵仆煩憤圖立日妾什富赴甸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
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蘇音武京兆尹鄭叔則怫然

安漢先生云初志
函善至此

安漢先生云學
一累惟昌黎能
免是矣

弗切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
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
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
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
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
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
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
炳炳烺烺一作燦燦明燦烺明燦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
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
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

掉之掉庭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
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
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
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
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
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
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
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質而去其各無招越蜀吠怪而為
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一本无復字

安漢先生云文章
扣本之病作文
賦之要在于此
吾得云廣其道
之亦也恒云性
之章也廣言其
大體恒言其細
法

有批注
李士昂則
上以心氣
文以存乎
揚二句
此言內信
二有之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

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胡

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

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

加慕逢掖本音逢掖以逢掖衣也掖音亦古掖夫如是致

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

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

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

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

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記作握注急促之貌前漢作握史

充雅素不敢告憊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

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

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

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於下列音

無見貌咕咕於末位他協日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

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公九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其難也事至而淺故美不避

所引潤說無當

非其難也事至而淺故美不避

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蚤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事出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

不可為言不可以居之不疑

如馬融者恐終唐

之代不可見於子謂其不少之非也乃云幸非其人語尤浮薄

玄者一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目人切敬叔吾所信愛敬叔字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言字下有哉字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即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其意深也數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父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竒秀才反見兩文愈益竒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更有辱字喜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

于唐二劉性以虛子為怪

於後世揚子

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勃然爾本與怒同一本作怒字則蔚然爾蔚然爾本與怒同一本作怒字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行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勸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倍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知字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爲詞莫麗於後人妾加愁字也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作之一本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得

過樓教等即理下子字三三

重校畢上

重校畢上

狂恣唯肆意有所作唯肆一本作肆寓潘云恣自得貌若然
者使雉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
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一本無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
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胡切
本作而僕雅駮卒無所為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越千餘切
今退之不以吾子勸僕而反以僕勸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
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
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勸亦以
佐退之勸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
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
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近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貴群朋

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
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哉吾
是以懼索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
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弱動者
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
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本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
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賜以高文開其知思也去
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
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
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肯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黯潘本
作前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蜜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良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

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

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

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攻鍼攻藥

切火熨也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

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感乎斯固有潜塊

積瘕中子之內藏

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

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

腹人有思嗜土炭

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

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

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

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想謂吳武陵或曰子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慙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煩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一本首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括吾必曰周孔括與抵同一本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括宜無所諛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各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迫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周助字

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
踣斃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
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
之餘力舒干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
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决在此舉無任戰汗隕
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安溪先生云此文格調似韓子固知當日切確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此与石科自白与人書類似而中

意味不以此類之工用筆二類而行徑差異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年以一文論則韓半數倍矣未法

全真可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